

南洋華人簡史

王賡武 著 張亦善 譯

文史叢書65

作者不論所持的觀念及編年鋪述都與中日學者所持者異趣。每樁史料的處理都能反映出時代的意義，標示重點。窺揣作者本意，欲以南洋華人身份撰述南洋華人的問題，故立論與中西學者有異。

文史叢書 65

南洋華人簡史

王賡武 著

張亦善 譯

水牛出版社

南洋華人簡史
文 史 叢 書 65

著	者：王	廣	武
譯	註 者：張	奕	善
發	行 人：彭	誠	晃
出	版 者：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		
電	話：3410275・3215644		
	郵政劃撥0013932-1號		
初	版：中華民國58年3月10日		
再	版：中華民國77年5月15日		

登記證 局版台字第0628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譯 序

「南洋華人簡史」原是作者 Wang Gungwu (王廣武) 在一九五八年 (民四十七) 間，於沙勝越廣播電台所作一系列有關南洋華人史的談話^①，嗣後集帙成冊，得電台的准許後發表。作者出生於馬來亞怡保市，曾肄業於南京中央大學。一九四九年 (民三十八) 大陸動亂，便回馬轉入馬來亞大學 (在星加坡) 文科就讀。一九五二年 (民四十一) 畢業得文科學士，翌年考獲榮譽學位；復於一九五四年 (民四十三) 考得文科碩士學位，即前往倫敦大學深造。一九五七年 (民四十六) 得博士學位。回馬後，在馬大擔任歷史系講師、高級講師 (星馬分家，校址在吉隆坡)、系主任，以至文學院長等職^②。著作以英文撰述的有本書、南中國海貿易 (The Nanhai Trade)、五代政治制度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馮道：儒家忠誠——論 (Fen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 ③、孫逸仙與新嘉坡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④、亞洲共產黨 (Asian Communists) ⑤等等。

本書的撰寫，作者所採取的立場側重於南洋地區華人的態度，在漫長的世紀中發生的史實，分作八個章節加以鋪述。南洋，即今日所稱的東南亞，有史以來即為中國與印度之間海上通道的「中繼地」。這一個地區頻與中、印古國的接觸，所受影響的幅度與深度都很大。一般性的觀察，除了越南之外，中國對南洋其他地區的影響，經濟方面遠遠超過政治，文化又次之。歷代以來，中國與南洋古國的主從關係，以表現於朝貢形式上為主。土王來朝的動機，表面上是屈服於中國的威武，仰慕上國；實質上，乃在於經濟的交流。所謂封貢形式下的貿易，其來也漸，其頻率也大！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完成四夷考一章後，不禁擲筆嘆說：「島夷朝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至於政治上，中國既未曾派遣官吏前往駐屯各國干涉內政，也未進行過經濟的剝削，充分表現了王道的外交形式精神。中國帝王向來認為是各藩國土王們最高的宗主和保護者。土王們偶然的朝聘，奉中國正朔，就算承認了這種主從的關係；不但滿足了中國帝王的虛幻心理，甚且可獲得如明太祖強調「厚往薄來」的優渥賞賜呢！隨貢而來壓艙的貨物復得特准開市標售。因此，中國對外的關係造成：經濟與政治的連鎖作用。然而，中國市場龐大，胃納亦至可觀，各藩國「舶來品」的消費，尚只限於統治階層與官僚集團而已；何況，海外的饒富，自然

形成了一股誘惑式的激流，推動了華人出洋冒險「興販」的動因之一。漢代已具見端倪，唐宋以後更盛。華人船商在南洋的活動，自始就以經濟為主；其後移殖為僑民者，亦捨却農作本務，論斤秤兩的以「和氣生財」為業，隱然是南洋華人的傳統精神。

十五世紀，明代鄭和率領下的無敵艦隊巡弋東西洋凡七次之多，儼然一股穩定當時世界局勢的勢力，調協萬邦。不但否定了明太祖違反歷史潮流的海禁政策，消極的也恢復了宋元時代的海外貿易，奠定了南洋華人商業王朝的基石。緊接着兩個世紀歐人勢力的參加逐鹿，一個大回合的戰爭，在經濟上並未打垮華人，反而壯大了華人商業王國的幅度；白人旗幟所插之處，華人商販亦步亦趨。一七八五年檳榔嶼的開闢，說明華人商販多少世紀以來，徜徉於麻六甲海峽東西沿岸的港口，如今找到了一處可以安身立命的移植中心，也真正體會到生活在一個比較具有遠見及制度化的異國政府之下，與各族和洽相處的寶貴經驗。這一點與菲律賓的西班牙剝削形式的政府大相逕庭；更有進者，這個世紀雖與歐人競爭，華人仍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歐人勢力鞭長莫及之處，填補了空檔。

一八四二是鴉片戰爭後江寧條約換文的年頭，滿洲王朝舉國上下惶惶如喪家之犬；不過對於華南地帶，經濟崩潰之後，農村破產的大股飢民來說，香港意外的竟是在珠江口外，他們便捷而安全的移民港口。這群飢民的輸出，開拓了南洋繁榮的遠景。康有為與創建中華民國的國父——

孫逸仙先生，一旦涉足南洋尋求他們的支援，不論保皇抑革命，證明了南洋華人在中國政治問題上承擔了重要的角色。孫逸仙的奔走，加速了滿洲王朝的崩潰，也掀起了整個南洋華人的民族主義意識。華人開始發生政治的興趣，雖然贏得了國內的回響，却也引致殖民地主義者與土著政府的疑懼。不幸的，一九四一年（民卅）日帝軍閥的南侵，不但粉碎了政治生涯中初試蹄步的幻夢，也遭受日軍的暴行。在比較密集之區域，如馬來亞、北婆的華人，組織武力首次抗拒了不能接受的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獨立的新興國家填補了南洋新的景觀，殖民地主義瀕臨死亡的邊緣。不過，華人也真正遭遇到空前的難題；加以中國大陸的紛爭影響，地位頓形徬徨無主，無異缺了娘的兒子。

作者不論所持的觀念及編年鋪述都與中日學者所持者異趣。每稽史料的處理都能反映出時代的意義，標示重點。筆者不揣淺薄，閱讀之後，以為有介紹之必要，於繙譯之餘，復擇其具有補述者一一旁徵各書，加以註釋，以期各大小問題均使讀者瞭然。但作者所持若干觀點，或有不欲苟同者，則有待讀者自行判斷。竊揣作者本意，欲以南洋華人之身份撰述南洋華人的問題，故立論與中西學者有異。既欲避免濃重的中國色彩，又得剝去殖民地官僚之有色眼光；不論如何，談到華人問題，作者似也甩不掉中國文化傳統的包袱。如果摒棄了中國寶貴資料遺產不用，光憑所受西方之訓練，斷難成章是不難想像的。然而，迄今以南洋華人撰述自身歷史的著作誠不多見，則

作者此項努力，仍會博得讚美。惟是筆者學力不足，譯文與註釋工作繁重，舛謬之處在所難免，還望諸先進不吝指教，幸莫大也！

再者，此番工作，屢承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及東亞學術會計劃下華僑研究小組主持，李亦園學長多方策勉，及該學會的贊助；復得李學智先生的指點，玉璫小姐大力的抄繕與繪圖工作，使本書早日成稿。水牛出版社允列為該社文庫叢書，垂青之意，敬此一一致謝！

〔附註〕

- ①見原書致謝文 (Acknowledgement)。
- ②參見南洋文摘第四卷合訂本第6期頁五十二，陳玉水：馬大文學院院長王康武博士。
- ③同右書頁。
- ④南洋學報第十五期第二部份。
- ⑤亞洲雜誌（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二十、二十七、十二月十一日各期刊）。

（民五十八年「一九六九」春於臺大史學研究室。）

目次

譯序	一
第一章 緒言及早期的南洋華人	一
第二章 十五至十七世紀的南洋華人	三三
第三章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南洋華人	五九
第四章 一七八五至一八四二年的南洋華人	八五
第五章 一八四二至一九一一年的南洋華人	一〇五
第六章 二十世紀：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一年的南洋華人	一二九
第七章 二十世紀：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一年的南洋華人（續）	一六三
第八章 結論：一九四一年以後的情節	一八七
註引資料	一九七

第一章 緒言及早期的南洋華人

一部南洋華人歷史的著述是不需要辯難的。事實上，在沒有太嚴重的遺漏之下，主要的問題已緊緊的湊集在這個篇幅中了。因為在以往的許多世紀裡，東南亞的每一個角落已看到華人的商業與政治的影響興起過。

這些華人的影響怎樣來臨？就中國怎樣的隣近這一個地區而論，為什麼華人的影響却遲遲出現？再說，基於意識上華人的努力超越民族的疆界，去建立商業的王國，這種影響有多久遠？而最重要的，在南洋的華人已然扮演過甚麼樣的角色？

在這一系列的刊物中，南洋(Nanyang)①，南方的海洋(Southern Ocean)的字彙已被用作相當於更近代化的新名詞——東南亞②；但是其中有一重要的差異，在「南洋」的字彙中所含

的指示乃這個領域是經由海——中國南海而抵達的。因此，這個範圍特別關涉到東南亞沿海狹長的大陸地帶，和菲律賓及印尼的衆多島嶼的南洋華人。由於如此，華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從陸路進入越南、寮國、緬甸和暹羅的都不包括在這個範圍。再說，許多提到「南洋貿易」的，意味着華人與南洋國家兩者之間的貿易。

這個篇幅將簡要的涉及早期華人已與南洋發生的接觸。題材雖然表達得稍欠清晰，但尚不失於激發興趣。在質詢過時的：爲甚麼華人不在此東南亞殖民的問題，這裏將沒有指點；但是在早期的階段裏，最重要的是描述華人在這個區域中的興趣。這種要點將於十五世紀前半葉鄭和太監的航海路線中③摘取，也就是說：這是在葡人佔得麻六甲（Malacca）之前的世紀。

有證據指出華人商販抵達中國南部海岸時，起碼是耶穌紀元三個世紀之前。華商進入北部越南的東京④，其中若干是由海道沿着廣東海岸去的。最後，軍事統治隨着商販而至。中國南部和東京的土著越（粵）民變成了中華帝國的子民⑤。

官方與南洋貿易中心的關係雖則不久即建立了起來，但無論如何，華人並沒有控制着貿易。華人商販，是否遠較南部海岸的越南土著優秀？即使在早期的階段中，到底有無橫渡了中國南海，也不得而知。唯一的界標是在三世紀時的中國使節遣往南洋各國去觀察與報導。這項使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產生了關於這個區域的早期著述⑥；但這些著述的問世，並沒有報導關於這一區域

裏華人活動的消息。

事實上，非到中國佛教朝香巡禮僧侶開始取道海路到印度時，則不再有華人訪問南洋的記錄⑦。這種訪問和商業的航海形成強烈的對照。中國朝香巡禮僧侶並未在低層的人民之中進行買與賣的交易，他們前往印尼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帝國訪問（佛教）學術之地⑧。南洋不只是他們到印度路程中歇足的地方，毫無異議的也是許多之中，一個值得紀念宗教和智慧之經驗的港口。

朝香巡禮的階段，大約有四個世紀（之久），從五世紀至八世紀是一個重要的時期。不幸的，因為這是一個正值華人與南洋的若干人民分享一種生活方式，他們之間存在着一個可能比以往或即使將來更強有力的結合的日子之時，所以無法瞭解得更多。在另一方面，這個階段重要的是：非拖到十九世紀以前，在南洋再也找不出華人的博識和智慧。

第八世紀之後，為數極少的朝香巡禮僧侶前往南洋，並重臨華人以前曾到過收藏胡椒、香料及稀有藥品的倉庫去。在中國和南洋之間，波斯與阿剌伯的回教徒發展了一種有效率的運送貿易⑨。其他的三個世紀裏，華商仍然安心的扮演著被動的角色。既缺乏到南洋的定時航行證據，也無華人移殖到南洋商業中心的痕跡；可是華人却知道前往南洋的路線⑩。

非等到十一世紀，大約歐人至（南洋）之前五百年的紀錄，則無法讀到華商前往南洋的巨大

數字。這些商販借債以資助他們的航程，在回歸清還債務之前，有時在外國停留超過十年之久。他們的債權人顯然的百分之百信任借出資金的利息終會清償，這種自信使人聯想到南洋貿易不只是獲利，也是健全建立起來的。

從九六〇至一二七九年宋代的統治下，在中國南部海岸和海事都有重要的發展。這種發展預備為十三世紀中葉華人明確的承擔中國南部運送貿易的控制。著名的「諸蕃志」一書，正好在這個時期之前寫成。其中一部份是作者根據不同的華人到南洋訪問後所收得的記錄。

宋代鼓勵南洋貿易的政策為蒙古人統治中國後所承襲。官方貸款以資助華人和其他的貿易商的貿易，其中百分之七十的利潤歸於政府。這項貿易太獲利了，從這些資金收取的收益和南洋商品入口的稅收^⑪，便足以支付在中國沿海蒙古人行政的費用。

透過由國家主辦的這種貿易^⑫，華人大量的前往南洋。十三世紀末葉，這種貿易因在範圍和容量方面的過度擴充，於是發覺需要在若干貨品方面加以禁止。例如，由中國出口至印度支那(Indo-China)占城的米，和華人男女奴隸的人口貿易^⑬。

大約在這時，南洋的一角有一項見證的華人移殖之記載。中國官員隨同蒙古使節到柬埔寨的真腊(Chen-La)，報導了該地有許多華人已娶得土婦，他們的經商能力獲得非常的敬重^⑭。由於這些移殖區在越南的南部，當時是柬埔寨王朝的一部份，因此很顯然的，華人是從海上抵達

的。

十三世紀期間，何由得知南洋的貿易？這一點要從華人擔任海上遠征而抵達南洋的立場看出來。中國的蒙古統治者考慮到這種遠征是需要的。一二九三年，只一年的準備之後，一支擁有千艘船隻的艦隊被遣往爪哇。這支艦隊載了二萬人和足以維持這些人在一年中的充分供應^⑮。

這次遠征的成就等於零是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其中的生存者淪落在爪哇^⑯，在那種國度裡建立移殖區，事實上也是值得懷疑的。但這次遠征是一件重大的事，起碼有一點值得重視的，即第一次以如此龐大數目的華人在同一時間訪問南洋的一個國家。

爪哇遠征的失敗對南洋貿易的影響並不深遠。華人商販和旅行家在十四世紀前半葉的時期中很活躍。在這半個世紀中，出現了第一部私人旅行南洋的紀錄^⑰。雖然這位旅行家汪大淵(Wang Ta-yuan)，提到他所訪問過若干地方的華人商販，關於華人活動的事蹟比較少；可是事實上很清晰的，從較後的許多記載裏，在他旅行的期間，華人在這區域的貿易中已開始掌握了一個活躍的角色。

然而，由於元代亡於一三六八年，即汪大淵的旅行記錄寫成之後的二十年，帝國政策牽涉到南洋貿易者曾一度的開倒車。明代的開國者懷疑這種由蒙古政府所資助的貿易或將證實會導致危害新帝國的後果，遂決定去強制對南洋貿易關係的嚴厲限制^⑱。私人貿易被抑止，封貢形式的貿

易，即貿易透過外交使命的名義之下，重新恢復和匠心的經營^{①9}。

整整四十年，南洋華人面臨着一種進退維谷的心境，即放棄貿易以回到中國去；或不顧何時，如果回到家鄉即將受到嚴厲懲罰的危險下，維持原業。許多華人選擇了後者的方式。有些使自己成為當地統治者有用的人，其他的建立海上搶劫的中心，最顯著的海盜窟穴在渤淋邦^{②0} (Palenbang)，即今巨港。

可是當永樂 (Yung Lo) 皇帝於一四〇二年登基後，便加以修改封貢貿易的政策，而且還從事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官方航海。這一類航海烘托出中國與南洋兩者之間關係的巔峯狀態。具有如此的沖激，於是中官航海家鄭和 (Cheng Ho) 曾於一四〇五年與一四三三年之間，統率若干海航的艦隊^{②1}，成為華人和這個區域的土著們心目中的神話構圖^{②2}。

關於更多這類偉大的航海將會鋪叙於後。迄今為止，從第一個佛教僧侶的朝香巡禮客到鄭和的「寶船」(Treasure Ships)^{②3}，可以看出華人的關係在千年之中已然如何的發展。最富意義的特徵是華人寧可認為中國南海是一條大道。關於這方面的原因並不難於發現。對於一個大帝國，經濟的自足是一點；滯呆的行政管理及過時的政治見解，是以產生這非常的空間乃另外一體兩面的事實。但最有趣味的或許是在對中國南部採取殖民和華化 (Sinicised)^{②4}，及需要中國的壓力，使南洋各國受影響的時期之間的直接關係。中國南部在唐代時已廣泛的被華化是既知的，

但這個地區在九世紀時仍然人口稀少；不過，緊隨着十世紀唐代帝國的瓦解，這個地區被紛紛獨立的國家繁榮了^⑤；此即現代的廣東、福建和北越。接着來臨的是一個龐大的商販和海員階級的產生，開始在南洋一帶的貿易專門化。十三世紀南宋的結束，這些人已在中國南海的運送貿易上取得控制，終於使得鄭和的航海成爲可能的事實。

【附註】

① a. 南洋的定義，根據李長傳的觀點有廣義和狹義的說法。廣義的包括後印度半島（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始自澳大利亞，止於紐西蘭。東面太平洋諸島，西面印度，此稱爲南洋；狹義的則只指馬來半島及馬來群島——「南洋史入門」頁十六。

b. 許雲樵的說法則：南洋者，中國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學上，本爲曖昧名詞，範圍無嚴格之限定。現以華僑集中之東南亞各地爲南洋。昔日本以受委任統治之渺小群島（Micronesia）爲內南洋（或裏南洋），而以東南亞各地以及澳洲，甚至包括印度，爲外南洋（或表南洋），或總稱南洋——「南洋史」頁三。

c. 馮承鈞的說法：今之所謂南洋，包括明代之東西洋而言。東西洋之稱，似首見「島夷志略」著

錄，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馬來半島與蘇門答刺以西。質言之：今之印度洋爲西洋，以東爲東洋。昔日大食人亦以此兩地爲印度與中國之分界。然在元以前則概名之曰南海或西南海——「中國南洋交通史」序例頁一。

譯者按：「島夷志略」一書關於「東洋」和「西洋」字彙的使用有：

1. 爪哇條……宮室壯麗，地廣人稠，實甲「東洋」諸國——頁七十一。

2. 舊港條……田利倍於他壤云……後「西洋」人聞其田美，故造舟來取田內之土骨以歸——頁

八十四。

3. 龍牙門條……船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頁九十五。

4. 崑崙條……船販「西洋」者必掠之——頁九十七。

5. 北溜條……船往「西洋」，過僧加刺，傍潮流迅急，更值風逆，飄漂此國——頁一七。

6. 大八丹條：國居「西洋」之後，名雀婆嶺，相望數百里——頁一二四。

7. 萬里石塘條……船由玳瑁門，掛四帆，乘風破浪，海上若飛，至「西洋」或百日之外——頁

一三九。

8. 古里佛條：當巨海之要衝，去僧加刺密邇，亦「西洋」諸馬頭也——頁一四二。

9. 大島爹條：如「西洋」諸番國鑄爲大小金錢使用，與中國銅錢異——頁一五二。

10. 天堂條……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頁一五八。